

愧
郊
錄

四

出

愧鄰錄卷第十二 七則

相臺岳珂

文武服帶之制

國朝服帶之制 乘輿 東宮以玉大臣以
金親王勳舊閒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
易之制攷之典故玉帶 乘輿以排方 東
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金
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
金塗帶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寶餅師蠻海

捷雙鹿行虎窪面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
戲童海捷犀牛胡荻鳳子寶相花金塗束帶
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荻犀帶有二種以
牯犝爲別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
章之辨盡於此矣 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
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
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
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

者卽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

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及權使公事同觀文

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

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

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

學士御史中丞兼守竝同竝賜金御仙花二十兩

帶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

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

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

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節度觀察畱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省引進閣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竝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

帶 御前軍班換前班竝賜塗金銀帶諸司
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十五兩供
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
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伎術
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元豐改官制五年

正月二十九日 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

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
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
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

曹尙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

夫六曹尙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

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五

月十七日 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

中少監許繫紅鞵犀帶更不佩魚迄於 中

興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 詔中書舍人

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

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鞵排方黑犀帶仍

佩魚於是其制始定然攷之初制亦頗有不

盡同者按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
學士承旨李昉言準 詔詳定車服制度其
荔枝帶本是 內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

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 詔

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今
則惟武臣用之也 慶歷八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
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
欲望正謝日準例特賜 詔如耆例王貽永

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閣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熙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更其制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

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
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閣門稱不合繫
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
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條鐵
圍山叢談曰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
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
而死於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太宗
自御之後隨入熙陵而曹武穆所賜帶卽莫
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

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瑄閒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庫帶後塵歷百五十年所及敵騎犯闕 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帶矣後事甫平 太上皇歸宮闕於是 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 中興之十三祀有客來

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胯出視吾蓋
敵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
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蒜人
皆突起長不及寸睂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
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
鏤篆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於鬼神而不可
名且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迺獨大至十
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不覺爲之再拜
大息我 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

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種之外 乘輿大臣

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 紹興三年正月二

十八日 詔宗室外正任依舊許繫金帶已

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依條
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牯犛之外宗室又有
通服花犀帶之文珂嘗詳攷所由參之典故
亦各自有其說 端拱中 詔作瑞草地氍

毬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
臣是 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荔枝亦

通用焉 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之賜
笏頭始於 慶歷而宗室之賜笏頭亦始於
熙寧 會要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帶通犀

牯犀等帶故紫雲之帶 熙陵所以寓其親

厚元勳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通服之
要之五者皆有所据獨秦檜所服一事頗背
典章按 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御仙花
而 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 詔臣僚曾賜
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攷之檜

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焉是
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繫舊
賜帶固出 上恩而 中興會要乃繫之曰
宰執因降黜不帶職竝同庶官後復職者恩
數竝合依舊以閣門誤認法意有司申明故
降是命如此則 元祐之詔不復行 元豐
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於 孝宗朝而書
館積舊事彙爲一編蓋沿檜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平郭達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內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舛奕見於劉忠肅摯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復泗州赦

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
軍民耆壽等眷言泗上實屏淮堧自汚腥羶
多歷年所境土雖鄰於王化版圖未入於職
方中夜以興曷副望霓之意當饋而歎敢忘
嘗膽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貔貅奮勵虵
豕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耄倪之衆
久罹塗炭之菑淫刑動極於參夷重賦殆逾
於箕斂可無恩需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
人除犯劫謀故鬪已殺依法餘雜犯死罪以

下竝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稅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戶竝特與賑給一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爲日下修葢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齎到付身竝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

差遣若人材卓異委堪任使卽仰守臣具名

實來上當議旌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竝

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

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歲以上

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

仰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事跡申宣撫司備

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

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

州內忠臣義士竝與表式墳墓於戲天地之

德曰生肆亟覃於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於華風尙肩忠義之誠庸迓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珂謹按祖宗朝每有武

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如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之制是也降德音徧減天下死刑釋餘罪如建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於其境罪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復泉州之制

是也降德音於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殺
放火造僞犯賊外雜死罪降流餘遞減等釋
徒罪如 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
制是也降大赦於天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
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雲之制是也
雖降曲赦於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
犯賊外鬪殺情輕減等餘竝釋之如 崇寧
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荆湖南北路徭賊之
制是也 紹興復海州降赦用 乾德之例

隆興平廣西德音同 皇祐之法或釋徒或
釋杖要無大異 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逆曦底戮亦用曲赦惟此年之制不以赦不
以德音首尾如赦文而惟用都省劄子後仍
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已下竝放古
今無此式也

宮禁進見

漢時宮禁與外閒無大別異樊噲排闥而入
呂后跪謝周昌袁盎卻謹夫人之坐皆以爲

常至唐亦然戶外昭容紫衷垂雙瞻御坐引
朝儀之句見於杜甫之詩韓偓金鑾密記亦
得見趙夫人之屬蓋習見如此 國朝家法
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 宮禁者
珂嘗攷王稱東都事略曹佾傳曰 神宗一
日敕中使召佾見於便殿與同至 慶壽宮
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
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 神宗曰聊以慰骨
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

神宗親捧觴 慈聖自酌酒以授侑侑跪飲
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 御前
紅燭送歸侑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
所之而遲畱至此耶侑曰吾到天上來耳

慈聖崩旣免喪侑請郡 神宗曰時見舅如
面 慶壽宮柰何欲遠 朕得非待遇有不

至乎 神宗嘗謂人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
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人臣也是時蓋 慶
壽享天下養 神宗先意承志極其順事而

後有此自 崇 觀以後頗不然雖曰親親
要非故事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今世進書如敕局史館每一脩進必載表文
於卷帙之首士夫家有著述進 御亦如之
珂嘗攷其制蓋自元魏時已有此比按高峻
小史崔鴻傳曰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
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
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

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
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
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
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
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
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
隨成者送呈朕當於幾事之暇覽之鴻以其
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就乞不

小炎金卷一
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於卷首正光
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
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
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尙矣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
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
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
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

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
樞密院牒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
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

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 國史云始復舊

制然則非起於金也 端拱二年復詔先是

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

密院牒珂按 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

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

之信 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

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
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實以韋帶其後
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 太平興國三
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
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鈹二
飛鳳下鈹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
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
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
攷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

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畱守
及諸州若行軍所竝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
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
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
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
都畱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
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
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
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畱

守符竝進內若車駕巡幸畱右符付畱守人
歷攷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
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
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條鐵圍山叢談曰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
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
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
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真亂
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祥

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

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
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
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
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
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
厲山

愧鄰錄卷第十二

愧郊錄卷第十三 十則

相臺岳珂

指南記里鼓車

國朝大駕之制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 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孔雀記地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行一

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鑼
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 雍熙四

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對鵝珂按二車指南則

始於 天聖五年十一月壬寅定王府記室

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創意始上其

制其車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高宗廟諱立木

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

二十腳輪二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腳立

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

二十四齒閒相去三寸轆端橫木下立小輪
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
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
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隻徑四尺八寸
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閒相去三
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戴木
仙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轆右旋
附右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而
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

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輪左旋附

左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

而觸中心大平輪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

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比行或東西轉亦

如之是時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盧道隆亦

上記里鼓之制其車亦獨轆雙輪箱上爲兩

層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腳輪各徑六尺圍一

丈八尺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

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

爲里立輪一隻附於左腳徑一尺三寸三分
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閒相去二寸
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
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閒相去與附
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
出齒三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
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閒相去與旋
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
尺出齒十齒閒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

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
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
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
鐺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
鈎鑲犬牙相制周而復始 詔皆以其法下
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
祐陵稽古 大觀元年內侍吳德隆又獻二
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
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

車轆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
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
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楨臥輪一十三各徑一
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
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
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
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二百齒間相去一寸
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
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

十七齒閒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
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
十四齒閒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
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
齒閒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
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一寸一分
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
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二寸二分五釐
左右後轆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篋并索在左

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軸觸落右輪若左
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
車成記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
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
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
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
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
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
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

出齒一百齒閒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閒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板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其年宗祀始用之然則又與燕肅盧道隆之法不同仁宗實錄載肅之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

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駟車以指南其後
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
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
祖冲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
彌年不就又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
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
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於麟德殿以備
法駕歷五代至 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
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法

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顧中
與以來未皇禮文猶在弗議重可惜已肅表
不詳沖之之所用攷之南史宋武平關中蓋
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
修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
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
里容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內外泮然不
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

似復稍精銅機以圓恐但可施之平陸黃序
刳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締募匠庀役凡木工
率計在市之樸斲規矩者雖居楔之技無能
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
閒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
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人役也苟簡鈍拙務
闕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務夸其工料使人

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謂之官作珂嘗疑
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阜都邑當未必如
此及攷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於是始有
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之義
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元祐七年正月
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
於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
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
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

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雇直優厚無刊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滕口以蔓引推托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己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爲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黃以薦時思焉珂簿政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官入班定緇黃鐘磬螺鈸如

法僧職宣疏齋僧道各二十五員以爲常制
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
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
二十一日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
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
人齋文德皇后長孫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
恩溫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
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
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

齋元宗四月五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昊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真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總持寺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先天觀各設五百人

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
元真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
幾止二十之一 祖宗威神在天要無取乎
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嘏之詞頌臺
每付之常程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
居等語要於 宗廟非所宜言亦鄰於俚云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
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珂

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敕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敕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准敕故牒珂謹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敕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尙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尙書非沿襲之誤也如

小宛金卷一三
候到交割點檢數語 祖宗之重民事謹職
守不厭於詳且復蓋於此有稽焉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 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
儲議 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
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今 宸章藏
於家可考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於七
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珂所上籲 天辨誣
一書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勳舊握兵在

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媚忌珂謂不然謹
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
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
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
翔亦嘗曰魏證以直言致太宗堯舜上真忠
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
勲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
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
擇爾叔度慚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爲驃騎
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竝爲
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
皆正握兵云

遂國記誤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
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 康
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 昭陵聘后
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
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
其姪從德而擇 郭后位中宮 上終不樂
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
幾從德卒至是 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

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
寢其 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珂按 國
朝會要 景祐四年二月七日洪州別駕王
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敘用蒙正女劉
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內見女見與皇族爲婚
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
者固 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奴婢
前任受楊澄吉金故入溫嗣良流罪作福之
柄容有所未減也當時司理劉渙簿郭照爲

從各勒停衝替 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是
哉 景祐在 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
內之旨蒙正官止別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
恐或有誤 國史富文忠弼傳初無此一節
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誌又不
書惟李文簡燾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
據又不得其時攷明清所刻李賢良屋帖嘗
欲明清注龍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
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月久復封邑之故而

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 昭陵之聖德

武定軍

嘉定戊辰 詔改雄淮軍爲武定珂按此名

有二不可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
民爲武定軍是嘗爲複名不可一也 眞宗

廟謚曰武定僞蜀嘗以洋州爲武定軍節度
景祐四年四月 詔以犯廟謚改爲武康軍

矣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季
世之號瀆 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金版

今郊祀天地 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

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

青字珂按典故 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

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 睿

旨討論位版之制退攷太史局所掌見用位

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

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

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

恭攷禮文傳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壁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又按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

所會合則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 詔從之攸之議固無取然觀 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誼律必有所折衷而後可也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禘祠以宰執充密院
官亦輪攝事 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
充否則以正任蓋 中興以來定制珂按李
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景祐四年四月乙丑
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 敕孟夏薦饗
太廟已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
行祠事 詔以后廟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
密院則不與祭以 宗廟則差外姓官皆與
今日異而不復攷所以然何也

冷端甲

楊大監簡在戎監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子謂甲不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於朝乞下軍器所製造時顯忠之子師尹爲知閣門事寔領是官力辨其不然文移互往復其實工人憚勞費耳時雖知其強辨而無以折之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

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
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
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 朝廷
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
匠冷砧打造純剛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
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
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
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則

此甲在 祖宗朝已有之時珂以憂去 國
恨不以所聞佐其說故迄今猶不能革其制
焉

愧郟錄卷第十三

愧郊錄卷第十四

七則

相臺 岳珂

九閣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夙出前代帝王之
右 眞皇繼統首闢龍圖閣以嚴志藏此

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閣在會慶殿西偏
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
藏 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
內侍三人掌之 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

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又有御書紈扇數十
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
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
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
千五百六十一卷圖畫總七百三軸卷冊瑞
總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衆瑞百一十三
雜寶百九十五觀其初制旣列經史又儲奇
物亦非專以奉 奎畫然犧河觀瑞圖書爲
首命名之意概可理推矣閣初建旣無歲月

咸平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 太
宗御書及古今名畫閣之名始見於 國史

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曰 先帝畱

意詞翰 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

因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 朕在

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

得王繼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

祕閣所藏外又於後苑及龍圖閣竝畱正本

各及三萬餘卷 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

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為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詔建名如今日也景德元年十

月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為都官郎中太常丞祕閣校理戚綸右正言竝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制杜鎬為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詔之下竝赴內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為本閣學士班

在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
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
龍圖閣賜金紫令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
首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又其次置學士
末乃置直閣未嘗竝建官稱如 今日也

天禧四年 眞皇尙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
天章閣五年三月戊戌天章閣成令兩街僧
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御集御書自玉清昭
應宮安於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閣三司京

府官觀御書御集於閣下遂宴於羣玉殿是
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
要錄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訖

大中祥符歲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歷
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爲聖政記凡一百五十
卷竝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
中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於閣竊意
神筆聖文在當時旣富籤牋臣下歸美誼應
茲嚴昭回之光不厭輝映故隨時建閣旣

無文謨竝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所以
真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仁宗寶文閣
舊名壽昌亦自慶歷初已新厥號雖未卽
正名而志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
埃因山之後方與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
一朝故事如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
龍圖閣之北藏真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
西曰藥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
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

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藻珠殿次之北顯謨
閣位置雖不見於書而元符元年二月十
八日知樞密院事曾布言恭惟神宗皇帝

聖學高明出於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
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又權發遣提舉
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
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况
自陛下紹隆丕烈適明先志而寶宇未新
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

建 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
五以聞攷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
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 崇寧三年六月一

日詔

熙寧

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既設

繪事尤足以章邃宇之高明徽猷設層宇在
大觀閒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虛名 詔書亦

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書必有
閣閣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 祖宗
之舊備一代典禮如 今日也還攷 天聖

八年十月 詔特置天章閣待制是先已有
閣因設官而下詔 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

詔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
珪撰記立石是先已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
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 哲宗皇帝御書
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 治
平之建寶文置官止於學士直學士待制

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 大
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於學士直學士待制

亦以 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
閣惟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 徽宗皇
帝御書建閣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於一時
詔書著於令此正竝建官稱之始寶文以前
皆先建閣後藏書 神宗因山於 元豐之
八年歷十有三年至 元符元年四月十八
日而顯謨之閣始建 哲宗因山於 元符
三年歷八年至 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而
徽猷閣始建 徽宗訃報於 紹興七年歷

三年至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
始建惟 高宗以 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
上仙而是年十一月九日卽 詔建煥章閣
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 祖宗
建閣皆有所可攷而見惟 建炎中興稽
古未皇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
存者名耳 炎興日歷 紹興二十四年九
月乙亥禮部狀准敕令討論天章閣制度尋
將 國朝會要檢照得卽不該載外緣目今

天章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等閣一所
將諸閣御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
旨揮下日從本部關報都大主管所修內司
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本閣內隨宜
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 朝廷旨揮有
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內司同共修蓋
蓋是時已有龍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卽
一所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
然則是四者要非 祖宗初制隨時損益至

於今而大備然當萬壽時不得崇奉奎
章且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末詳而本未舉
名繁而實不稱亦浴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
有侍講一官景祐四年三月甲戌詔初
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竝
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本官上以
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旣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

其在待制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珂攷之則不然按 會要 慶歷四年三月以尙書金

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 皇祐三

年八月十二日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 景

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官之上內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竝與帶職官同臣昨與盧士宗竝充天章閣侍講日臣

以兼直龍圖閣卽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
士宗唯赴講筵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
及非時宣召頒賜竝不需預只同不帶職人
例此蓋有司從初失於申明恐非 朝廷優
待經術之意乞自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
帶館閣職名者竝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祕閣
供職宿直所冀設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
閣侍講竝依館閣臣僚例宣詔頒賜 祖宗
之意惟其以尊 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惟

繫之於閣之次敘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各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意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諸閣御書見於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之詔珂固記之矣今行宮大內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於是開日歷又載紹興十九年正

月壬子從義郎趙子欽投進 太祖御容一

軸赴天章閣收奉訖詔令戶部賜絹三十匹

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 詔所以

專降 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

有所重輕矣及攷典故 慶歷三年九月三

日 召輔臣天章閣朝拜 太祖 太宗御

容及觀瑞物 熙寧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

司帳案所言 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

御筆見存 詔送天章閣 元豐四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
文字得英宗藩邸轉官六件文字詔送
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詔延安

郡王閣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崇寧元年

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遷哲宗神御於景靈

西宮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詔天章閣崇奉祖宗神

御諸色人竝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

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筆當藏龍

圖 英皇告敕當附寶文凡皆置之於是閣
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縱復爲原
廟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
有之 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
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一閣而特藏焉殆皆
不容俄測豈初建有後先制度有崇庠特取
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楹之多者而卽安不復
計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
龍圖自 慶歷而後多開天章 仁宗之問

邊事。神宗之議官制皆在焉。高宗在東
都以諸王日侍九重故應常見此制一時旨
揮如諸色人既不許抽差必亦備官設衛非
它閣比扈蹕而南隨寓奉安固卽其已然之
舊而因之非有它也珂叨與班綴時閒自和
寧門入趨外朝則過其下金榜焜燿嘗獲瞻
敬每欲以慶歷而來聖意之所特屬於
是閣者請益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如
日歷 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

進呈禮部太常寺狀檢會 國朝會要 真

宗皇帝御集於 天禧五年三月戊戌自玉

清昭應宮安於天章閣今來實錄編次 徽

宗皇帝御集欲乞於天章閣安奉候旨揮下

日關牒都大主管所前期於本閣內排辦安

設施行 上曰可權安奉於天章閣候修閣

畢日奏告行禮蓋又不知天章本 真皇閣

名安奉正得其所若 徽宗自有閣名要不

可以此爲比也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
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歸然存而乃獨
無爲學士等官者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雜
誌曰西清閣名皆主於宸文所謂天章閣
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
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
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卽擬天章閣學士
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

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珂嘗攷章誼雖不會
居是官見於行狀所載然 炎興以前是官
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攷後來所
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說珂因及讀 中
典會要而後知事始於秦堪乳臭小子輕紊
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百餘年
之典章深可太息 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
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佑神
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

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於稱呼安便
詔改直龍圖閣且列閣所以尊祖祖宗揆之
以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卽而稱其名已非

朝廷之制使如堪說則龍圖固堪之所安耶
時檜方尸位耄昏百僚畏威廷中要豈無知
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累累朝官制名公
鉅儒累爲之不疑者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
歎也嘉泰甲子黃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
以臺劾降兩職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爲

寶文蓋爲職三等矣是又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 內降詔曰恭惟

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

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

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

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詒謀

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哀輯

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

以敷文爲名祇遵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
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
華寵其著於令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詔

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

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詔書可攷

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

曰真宗皇帝煇赫景炎丕隆寶高宗廟諱凡資

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附近禁楹創崇層

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

詔亦曰 仁祖升遐 先皇纂御首命近列
論次遺文鈿軸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
遂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
字具見於 詔文矣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
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 詔曰 神宗皇帝
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惟新備矣有周之
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
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
已章 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

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
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
麾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
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
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始終在詩有
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
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
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
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

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
舜哲之明寶謨建閣 嘉泰元年十一月十

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命之
承蔽之一言崑崙可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
攷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
詞臣述作之未工及攷趙彥衛雲麓漫鈔曰
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
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

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攷其無君之心蓋
尤不可不誅焉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
濫竽者珂嘗攷典故亦有其制元祐六年
八月癸巳詔直省官宰臣廳以八人執政
廳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夷攷是時百
度修飭示儉一意端自朝廷一傳而崇
觀何翅倍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

在止者亦憐而不之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藩邸旌節

光宗卽位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

東宮旌節一副降付天章閣安奉 今上卽

位 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天章等閣狀將

來安奉 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司

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

牌二面一面上題寫 太上皇帝藩邸旌節

一面上題寫 今上皇帝藩邸旌節所有牌

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赴閣計會
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挂 從之此
蓋襲用 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
亦於此有攷焉

愧郟錄卷第十四

與強輪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其用亦備其用亦備其用

愧郊錄卷第十五

八則

相臺岳珂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
開基而後至於贈典亦不輕用
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
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
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
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曾祖杜蘊
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

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為衛燕齊國夫人當時

雖欲行冊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至於景

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 詔贈蘊

太傅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

三國而已惟 皇舅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

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令審進始贈京

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

令又加贈審進為尚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

瓊一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為次敘非

杜氏恩數止於此耳 元德皇后配食
熙陵是生 真祖其父乾州防禦使李英母
王氏雖奉冊之後亦未放卹制逮 大中祥
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 詔贈英爲檢校
太尉安德軍節度使追封常山郡王王氏爲
魏國太夫人蓋以 帝母之貴非常制也然
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 正位中宮初贈
三代則自 孝明而下皆無聞惟 章獻明
肅肇建坤儀早隆 上眷 大中祥符六年

六月十一日 詔贈曾祖劉維嶽忠正軍節

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

中通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

國祖母元氏許國母龐氏徐國竝太夫人此

蓋 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制通之已

有贈官蓋 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循常封

贈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

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 仁宗嗣位 章獻

臨朝 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 詔維嶽移

鎮寧節加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
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龐改封陳衛鄆三國

章惠以保毓 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

楊瑫爲安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
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
夫人蓋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 天聖三年

正月二十六日又 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

尚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尚書令通爲鄭王宋

元龐又改封楚韓魏三國而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於此夷攷其時 仁宗以母事

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 宗廟改通判爲

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 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尙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

魏王宋元龐爲安齊晉三國是徹國爲公之
始也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詔加贈維
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龐爲
魯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
於國公祖妣止於國夫人郭后爲仁宗
嫡后受冊之初正衿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
祖中書令郭崇爲尙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
千牛衛大將軍守璘爲寧國軍節度使太尉
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

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於

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 嫡后

受冊之典故也 章懿爲 仁宗之母追冊

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索而後加贈所

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應己爲太傅贈祖太

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泰寧軍節度使兼

中書令仁德爲尙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

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於 景祐三

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 母后追冊之典故

也惟 慈聖光獻以元勳之門來嬪 帝室
景祐初元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尙書令
冀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
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
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尙書令萊國公芸爲
安國公贈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
侍中曾祖妣張韓國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
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 溫成席寵父堯
封欲開王封 仁宗頰慰公議 至和元年

六月十三日追封 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

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後父贈王爵之始也而

亦止於郡 神宗篤 慶壽擁佑之恩 治

平四年初紹夫統二月十三日亟 詔加贈

太皇太后曾祖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尙書

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此 祖后三代

封王之始也 慶壽在御旣久歲時馳恩加

荒大國 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

太平景德勳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相伯

仲 神宗不得獨異 熙寧元年初封瓊爲
大寧郡王而祖繼勳父遵甫仍未得封四年
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崇王馴至十年十
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褻贈而瓊封魯繼勳
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
時 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倪
天作合三宮皆 國朝元勳名相事體略同
而是年同日敕 詔曾祖敏中贈秦國公祖
傳亮兼尙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閒郡王猶循

用 至和故事不敢少越 哲宗襲尊號

宣仁垂簾 欽聖遂視 寶慈舊比敏中王

文安郡傅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

先傳亮而得王正以勳德比曹高非以它也

元祐四年敏中遂王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

代始皆得封雖歷 崇觀政宣之世封爵稍

過差而 昭慈 聖獻 昭懷 顯恭 顯

肅諸后家皆無此制 建炎中興 憲節從

狩漠北 高宗以元妃之重已正椒塗 紹

興元年后母能氏上遺表陳請 皇后受冊

當時未曾加恩 上諭輔臣曰 朕於外戚

不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 宣

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

氏矣今祈請不已於是 詔特贈后父慶遠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

嘉國公 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攷 宣和

母后之家是爲 顯仁后自 紹興十年九

月十日詔 皇太后曾祖郊社齋郎贈太師

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會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宋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 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敘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躡等秦檜當 國掩 建

炎 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
十六日初 詔封 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
將軍贈太傅邢允迪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
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
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王至二十七日遂
詔封 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
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
子太師近榮王后族以初受冊恩不俟褒贈
極品三代卽正王爵至是始見之 憲節追

襃蓋示肇端檜之意可攷矣 成穆在 孝

宗朝追冊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

同三司郭若節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直卿同贈東宮保傅 成恭登配曾祖儒

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令吉

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

少見於 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

月十七日之 詔者亦不皆得王封也 成

肅以 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而十一

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
祖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寧爲惠王
卽用 紹興近制 紹熙慈懿 慶元恭淑
兩家初受冊贈典止於循進踰年乃王然亦
徧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蓋大寧郡王吳益
於 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蓋又
特恩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 皇太后曾祖

贈太師追封秦王吳文誠特追封秦王曾祖

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

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

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

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

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

而亦以為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 高宗

朝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 皇

后曾祖母祖母母竝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
不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又詔 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
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
封吳王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
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慶王吳文誠追
封吳王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
與今追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
典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 中興後凡除拜

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

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

取索是以知之惟草 后妃太子宰相麻則

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

至便殿 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 御前

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

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 隆興初猶用

此例 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
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
之珂按此制非 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
命相於是 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
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
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
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
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迺以內降

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
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 天子御內殿

者迺命相矣 太上自卽位已來尤深考宗孝

廟諱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

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
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於小幅紙緘
封垂於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
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啟封焉然則
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

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國初宮禁節料錢

內藏有取會之禁宮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今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則劇習尙已久亦不究所由始珂嘗讀蔡條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

備錄焉條之言曰副車弟嘗得 太祖賜名
詔一以藏之詔曰 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
末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則
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姁子充節料問罪
上黨者 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卽 昭憲
杜皇后也皇后卽 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
條謂其弟倬尙 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

音六 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凡九德音十四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雨上聖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祫享母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 英宗在位四年大赦一郊及冊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 神

宗在位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

殿成年穀屢豐冊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

德音十七 哲宗在位十五年大赦一郊及

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 徽

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寶圭

定鼎謁原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

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 欽

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德音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

子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母后不豫梓宮來歸
之赦十九常赦四德音十七 孝宗在位二
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冊皇太子慶壽之
赦十四德音二 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郊
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略計 建隆庚申以
及 紹熙甲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
有一赦實肇於趙韓王普其仁如天之對其
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直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
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庠珂按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熙寧二年十一月

壬午 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

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 太宗平河東

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

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

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

運司常守舊價不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

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
今爲膏肓之疾又 熙寧八年八月戊午中
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
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
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
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
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
而今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卽
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 太平興國至 熙

寧止百餘年 熙寧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
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今蘇湖閒上田每歲
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
田上色可收穀四石卻得主租二石舂而
爲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
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
下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
歎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慨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右僕射趙鼎罷爲忠武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忠武乃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珂按南渡以後除節鎮犯潛邸名者不可縷數近世李儀同孝友建奉寧節亦同高宗舊鎮蓋失於辭於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於令而初

無官曹官稱之別珂按唐書賈曾傳父名言
忠睿宗時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開元
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
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然則中書
者曹司也舍人者官稱也又有差別輕重唐
人最重諱而所言乃如此與今制尤不同

云

愧郊錄卷第十五

後序

郟猶國也夫子之所辱問焉取而名編摭其
意而已不直一愧也嘗試考之士君子之爲
學恥一物之不知等千百載而上倚相所未
讀序書所弗紀歷歷如一日焉顧於古乎何
有而迺立人之朝當

今之世於其目擊而身履者疑弗問問弗辨
辨弗篤曾猶可以愧贖而謂郟云乎哉郟云
乎哉李衛公唐人第一流也其立言以厲世

蓋不苟然矣公之言曰臺閣典章本公卿子弟之責亦惟以其所習聞者而諉之也諉斯恕之矣幸生

文明化成之代未能奮己所學策勳觚鉛碌碌以爲世祿羞人以其習而諉之世卽其諉而取之略於遠而問之以邇舍夫古而責之以今非恕何居而且俛而受之又從而文之以辭盍知夫逆求其可承從容丈席聞誼國君臣蹙然相顧起不期之歎失官之恥徧中

國無能自道於聖人之譏則郟固未易企而亦未易以愧言也愧其所不當愧附其所不容附吾名贅矣然猶有願言者謂志於愧不若志於慕愧於恕不若愧於聒請書衛語併勉方來是歲後三月望珂後序